

積微居字說

楊樹達

一 釋辱

說文十四篇下辱部云：辱，恥也，从寸，在辰下，失耕時，於封疆上戮之也，辰者，農之時也，故房星爲辰，田候也。按許君於字之从寸無說，釋辰爲農時，而云失耕時則戮之，然字形中絕不見失時之義也，其非正義，無可疑矣。余謂辱者，耨之初字也。說文木部云：耨，薅器也，（耨下云：拔去田艸也。）从木，辱聲，或从金作鋤，經典通作耨，易繫辭下篇云，耨耨之利以教天下，釋文引孟氏云：耨，耘除草。周禮天官甸師云：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，注云：耨，芸芋也。孟子梁惠王篇云：深耕易耨，趙注云：易耨，芸苗令簡易也。左傳僖公三十三年云：見冀缺耨。韓非子外儲說云：造父方耨，耨者謂芸餘田草也。許君訓耨爲薅器者，薅爲拔去田草，卽芸草也，古人名動往往同辭，許君以字从木，或从金，故主以器言，而易禮孟子注則言其事也，必知辱爲耨之初字者，淮南子汜論訓云：古者剡耜而耕，摩蜃而耨，高注云：蜃，大蛤，摩令利，用之耨，耨，除苗穢也，尋辰字龜甲金文皆象蜃蛤之形，實蜃之初字，初民樸陋，不知利用金鐵，故手持摩銳之蜃以芸除穢草，故字从寸从辰，寸卽手也。及後世文物改進，芸艸之具不用蜃蛤，而以金屬爲之，又以木爲其柄，故於初字之辱加金旁或木旁而有鋤耨二文，文字孳乳之次第，大可見社會文物進化之情狀者，此其一事也。

說文一篇下辱部云：辱，除艸復生也，从艸，辱聲，余謂此蓋與辱本爲一字，人手持蜃，所以除艸，故字又从艸，許君訓陳艸復生，恐爲誤說。耨下云：拔去田艸也，从耨，好省聲，薅字从耨，義爲拔去田艸，知耨本有除艸之義矣。

說文三篇上辰部云：晨，早昧爽也，从白辰，辰，時也，辰亦聲，凡夕爲夙，白辰爲晨，皆同意。達按晨爲會意字，如許說，白辰二字義不相會，辰時之爲物，不能以手白也，蓋吾族以農立國，俗尚早起，農民兩手持屨往田，爲時甚早，故以兩手持辰表昧爽之義。說文八篇上匕部云：卓，高也，早匕爲卓，匕卩爲卬，皆同義，達按匕从反人，亦謂人也，人早爲卓，此俗貴早起之證也。

辰部又云：農，耕人也，从晨、囟聲，今按義爲耕人而字从晨，義不剗切，此字蓋从白，从辰，故有耕人之義，至囟嚙義同，囟讀如嚙，故得農音，吾友沈君兼士之說確不可易矣。

二 釋師

甲骨文有師字，見殷虛書契後編貳拾玖葉之拾柒版及叁拾貳葉之伍版，（此二版實一版，羅氏誤重列。）原片字多缺，文義不明，按字从自，乃古師字，甲文有𠂔字，羅君叔言說爲經傳師次之次初字，其說甚確，余以字形及𠂔字推勘此文，疑其爲軍門曰和，和之本字也。周禮夏官大司馬云：以旌爲左右和之門，羣吏各帥其車徒，以敍和出。鄭注曰，軍門曰和，今謂之壘門，立兩旌以爲之，敍和出，用次弟出和門也。國策燕策云：齊魏韓共攻燕，燕請救于楚，楚使景陽將而救之，三國懼，乃罷兵，魏軍其西，齊軍其東，楚軍欲還，不可得也，景陽乃開西和門通使于魏，齊師怪之，以爲燕楚與魏謀之，乃引兵而去，楚師乃還。又齊策云：秦攻齊，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，與秦交和而舍。孫子軍爭篇云：將受命于君，合軍聚衆，交和而舍。曹注云：軍門爲和門，兩軍相對爲交和。文選東京賦云：次和樹表。薛注云：軍之正門爲和。又西征賦云：距華蓋于壘和，李注云，和，軍營之正門也。史記鄼商傳云：擊黥布攻其前拒。索隱引徐廣云：一仝和，和，軍門也，此和爲軍門之義見于古傳記者也。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云：李悝警其兩和曰，敵人且至，如是者三，而敵不至，兩和懈怠，不信，秦襲之，幾奪其軍。一曰，悝與秦人戰，謂左和曰，速上，右和已上矣，又馳而至右和曰，左和已上矣，左右和皆爭上。左右和蓋謂左右軍，此因軍門曰和，引申之，遂稱軍曰和也。國語吳語云：遷軍接師，師與和同，此亦軍門之義，又以師字爲之，要之，和師皆同音假字，本字蓋當作

𥝌也。

三 釋稻

說文七篇上禾部云：稻，稌也，从禾，𥝌聲（徒皓切）。春秋說題辭云：稻之爲言藉也。按藉與稻音義皆不相合，朱駿聲謂以蹈爲訓，以蹈藉義同也。然蹈與稻義亦不相傳，余謂稻之爲言鹵也。說文七篇上鹵部云：鹵，艸木實𥝌鹵鹵然，象形，讀若調（徒遼切），必知稻受名於鹵者，稻从𥝌聲，𥝌爲定母幽部字，與鹵舌音同，此一證也。稻字从禾，禾穗下𥝌，禾字形象之，禾下云，从木，从𥝌省，𥝌象其穗，是其說也，禾穗下𥝌，與鹵爲艸木實𥝌者相合，此二證也。禾爲嘉穀，其實爲稟（今作粟），鹵部稟下云：稟，嘉穀實也，从鹵，从米，从鹵者，段君注謂自其穗言之，是也，特稟之从鹵直取其義，稻之从𥝌，假鹵之音爲音，而因以取其義，事有曲直之不同耳，此三證也。

四 釋衢

說文二篇下行部云：衢，四達謂之衢，从行，瞿聲（其俱切）。按瞿聲字有分張旁出之義，故衢以此受名。知者，詩周南芣苢釋文引韓詩云：直曰車前，瞿曰芣苢，瞿言其橫生四布，故與直爲對文。蘇頌本草圖經云：車前春初生，苗葉布地如匙面，蓋其物生布地，故又有當道之名。廣韻云：芣苢好生道間，故名當道，是也。據今日驗，車前實有二種，其直上者葉肥大，韓詩所謂直曰車前者是也；其貼地生四向旁出者較小，即韓詩所謂瞿曰芣苢者也。陳詩庭讀說文證疑謂韓詩說之瞿即句字，謂句萌始生者，亡友沈君兼士從其說，謂初生卷曲者爲芣苢，（段硯齋雜文不坏芣苢栝櫟諸詞義類說。）皆以韓詩之瞿與直爲曲直對文，不悟韓詩直謂直上，瞿謂旁出，乃以橫直爲對文，非以曲直爲對文也，此一證也。淮南子說林訓云：木大者根擢，此言大樹之根廣布歧出也，此二證也。書顧命云：一人冕執戣，立于東垂，一人冕執瞿，立于西垂。疏引鄭注云：戣瞿蓋今三鋒矛，按顧命之瞿字，廣韻作戣，訓爲戟屬，此與顧命僞孔傳云戣瞿皆戟屬者爲說正同，據鄭注，則戣之受名蓋以三鋒爲義也，此三證也。釋名釋道云：齊魯閒謂四齒杷爲擢，此明以

四齒分張得名也，權字說文未見，畢沅謂卽木部之櫨，然櫨爲桼重，其用在鋤地，權之用在枳地，非一物也，此四證也。說文十二上手部云：擢，爪持也，从手，瞿聲，按爪持者，以手擢物，五指分張，故名爲擢，今通語讀此字入麻韻音如渠拿切者，乃古音也，此與淮南子之擢字形同，蓋此爲本義而彼爲借字也，此五證也。山海經中山次十一經云：宣山，其上有桑焉，大五十尺，其枝四衢。郭注云：言枝交互四出。又次七經云：少室之山，其上有木焉，名曰帝休，其枝五衢。郭注云：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，有象衢路也。郭注云：四出五出者是也。謂交互，謂交錯相重，則不必然，樹枝旁指，不必交錯，亦不必相重也，此用衢路之字，或爲衢之引申義，或別有本字，借衢字爲之，今無由質言，然其爲分枝旁出之義，則確然無疑也，此六證也。不惟瞿聲之字爲然也，瞿从睪聲，睪聲字亦有分張之義。說文六篇上木部云：櫨，桼重也，从木，人象形，睪聲。按木部桼下云：兩刃重也。蓋桼以兩刃分張，故受櫨名也，此七證也。以此七證觀之，街衢四達，四向分張，其義顯白，其屈折殆無疑矣。而沈君乃謂鷹隼視之瞿，四齒杷之擢，四達道之衢，皆言旁出而不徑直，失言旁出，是矣，而又云屈折不徑直，豈其然乎。

說文四達之訓，本之爾雅釋宮，然淮南子繆稱篇許注云：道六通謂之衢。楚詞天問王注云：九交道曰衢，或曰四達，或云六通，或云九交，學者容以爲疑，然此不必疑也，睪瞿既爲分張旁出之義，四分可也，六分可也，九分亦可也。兩刃重爲櫨，此物之兩出者也，三鋒矛爲戩，其三出者也，四齒杷爲擢，桑枝四衢，其四出者也，帝休之枝五衢，五指擢物爲擢，其五出者也，大樹之根擢，數多不可知者也，文第表分張之義爾，數之多寡，不必泥也。

問者曰：睪瞿表分張旁出之義，既聞命矣，其源可得聞乎？曰，說文四篇上睪部云：睪，𠄎又視也，𠄎又視者其視分，蓋本于此矣。

段氏注引山海經淮南書爲證，美矣，而云衢擢皆謂交道歧出，言歧出是也。又云這道，則承郭璞之誤也。余于三十五年冬從報上讀沈君之文，因爲說瞿篇以正其誤，繼得沈君手書，自承其誤，而以余說爲是，沈君去歲逝世後，遺文印行，仍持瞿爲屈折之說，無所改正，今取說瞿篇改定爲此文，既廣段氏注之未備，亦兼正沈說之誤云爾。

五 釋臺

說文五篇下宮部云：臺，孰也，从宮羊，讀若純，一曰𩚑也，或作臺（常倫切）。按宮字隸變作享，又作亨，亨又有許庚切普庚切兩音。詩小雅瓠葉云：幡幡瓠葉，采之亨之，箋云，亨，孰也。楚茨云：或剝或亨。毛傳云：亨，飪之也。周禮天官內饔云：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，注云，亨，煮也。此三經釋文並云：亨，普庚反，字又作烹。禮記曲禮云：主人辭不能烹。齊策云：益一言，臣請烹，是其例也。故小篆宮之一字，今分爲享亨烹三文，亦兼三字之義，臺字从宮羊而訓孰，與詩瓠葉箋亨訓孰者相同，然則臺字所从之宮，當爲讀普庚反之享字，卽烹字也，字从烹羊，故義爲孰也。一曰𩚑也者，孫詒讓云：臺不得訓𩚑，𩚑疑當作𩚑，𩚑與煮古今字，許意古書臺孰宮三字互通，故別出此訓。（籀高述林卷十與唐端夫論說文書。）達按孫說是也，孰𩚑二訓雖異，義實相成，物以𩚑而孰也，臺訓𩚑，以聲音求之，殆卽今口語之炖字也，今人烹肉曰炖肉，烹雞曰炖雞，炖讀若頓首之頓，段氏以純孰之純字當之，非也。

宮字隸變作享，而臺字之隸變亦作享，故今經傳中享字實當讀臺，而今誤讀爲許兩切者，小雅信南山六章云：是烝是享，苾苾芬芬，此享字實臺字也，知者。信南山詩凡六章，用韻甚密，除第一章第二句第四句以甸田爲韻外，其餘五章，章首之文皆有韻，第二章首二句以雲霧爲韻，第三章首四句以翼彘稷食爲韻，第四章首三句以廬瓜菹爲韻，第五章首三句以酒牡考爲韻，故第六章首二句實以臺芬爲韻，如讀享爲許兩切，則與芬失其韻，且與二三四五諸章用韻之例不合矣。毛傳訓烝爲進，鄭箋云：既有牲物而進獻之，以獻釋享，與許君宮訓獻同，則已讀享爲許兩切之享，不知其爲臺字矣。是烝是臺者，余疑烝當讀爲蒸藜不熟之蒸，臺當依說文訓𩚑，是烝是臺猶從楚茨篇之云或燔或炙也。苾苾芬芬，謂蒸煮時香氣之四溢也。

六 釋廡

頌鼎云：廡勾康△屯右（純佑），通泉（祿）永令（命），王孫遺諸鐘云：用廡殯（眉）壽，廡字皆用爲祈求之義，吳憲齋因釋爲祈，云：古祈字从止从單从斤

（說文古籀補壹之貳下），近日羅叔言亦釋爲祈，云：祈从旂从單，蓋戰時禱于軍旂之下，會意（金文編卷一引），達按，吳云从止，其誤顯然，羅云从旂从單，其辨字形優於吳矣。然定爲祈字，說爲會意，其說仍非也。余謂此字乃形聲字，从旂，𠂔聲，蓋旂之或體也。說文無𠂔字，然一篇上艸部云：𠂔，艸也，从艸，𠂔聲，江夏有𠂔春縣，據此知說文本當有𠂔，而今本無之者，或許君偶失之，或傳寫奪去也。說文从部有旂字，从斤聲，復有此从𠂔聲之字者，此猶言部譌或作諂，禾部稭或作秆之比，形聲字或體之聲類有繁簡之殊，不足異也。頌鼎、王孫鐘之用旂爲祈者，以聲類相同之故，假旂爲祈，猶師、鬯父鼎之用旂爲壽黃者吉康，邾公舒鐘之旂年爲壽，假旂爲祈也。尋吳羅二君之說文字，時有善言，而於此字皆囿於用義，不能課形求義，使其密合者，毋亦於說文讀之未審，故有此失乎，自二氏以旂爲祈，近時治銘刻文字者，大都沿訛襲謬，析旂旂爲二文，莫能是正矣。

七 釋亘

說文十三篇下二部云：亘，求亘也，从二，从回，回，古文回，象亘回形，上下，所求物也（須緣切）。按求亘爲義不明，段注改爲求回，亦無理致，今考其字从回，本象回水之形，回水形圓，而字作方形者，訛變失之耳。說文回訓轉，乃後起之引申義，實則當訓回水，即今語之漩渦也。三篇下又部云：𠂔，入水有所取也，从又在回下，回，古文回，回，淵水也。按回即亘字所从之回，許君於回下說引申義，而其本義則於此說之。荀子臣道篇曰：水深則回，楊注曰，回，旋流也，此古書用字合於本義者也。水部云：淵，回水也，从水，象形，𠂔，岸也，中象水貌，或作𠂔，按𠂔爲初文，淵乃後起之加形旁字，回爲淵水，淵訓回水，二字互相訓，顏淵字回，取義於此也。回字義明，而亘字乃可說。余謂，亘者，旋之初文也。水部云：旋，回泉也，从水，旋省聲（似沿切），今字皆作漩，亘从回，爲古文回，字象回水，是形義與旋爲回泉者合也，二字之音皆在寒部心母，又相近也，其从二，許君說爲所求物者，余謂猶𠂔之左右象岸者也，特彼爲左右，此爲上下，不同耳。𠂔訓回水，亘爲回泉，𠂔以兩岸夾水，亘以兩岸夾回水，二字不惟義近，其形亦相似也，亘孳乳爲恒，馬融以旋釋易屯卦之盤桓，鄭康成以旋曲而上釋禹貢

西傾因桓之桓，桓通訓爲旋，又亘泥爲一字之旁證也。余恒謂形事意之字多變爲形聲，此又其一事矣。余明此義久矣，未及記也。今表而出之，以俟達者。

八 釋𡗗𡗗

說文三篇下支部云：𡗗，圻也，从支，从厂，厂之性圻，果孰有味亦圻，故謂之𡗗，从未聲（許其切）。段注謂未與𡗗不爲聲，改未聲爲从未，今觀金文，𡗗字數見不鮮，師酉殷云：公族△𡗗，小克鼎無異殷並云：皇祖𡗗季，三年師兌殷云：皇考𡗗公，泉伯或殷云：皇考𡗗王，芮伯壺云：乍𡗗公陶彝彝，諸文𡗗字所从之𡗗皆從來，不从未，𡗗字陳昉殷別作𡗗，字亦從來，又有𡗗字，師蔑殷中數見，其所从之𡗗亦從來，又有𡗗字，大克鼎云：錫𡗗無彊，有𡗗字，叔向殷云：降余多福繁𡗗，此二器銘所从之𡗗亦皆從來，然則𡗗字本從來聲也。觀說文𡗗𡗗𡗗𡗗皆讀里之切，慈讀力之切，與來聲紐無殊，其明證也。許云从未者，金文秦公殷之𡗗字，辛鼎之𡗗字，所从之𡗗皆从未，知許君非無所據，然其字爲從來者之變體，與𡗗之孳乳字聲音不合，許君依以立說者非也，段君疑未聲之不合，是矣，而改爲从未，則猶非古文之真也。

𡗗字从貝，說文未見，余謂此詩江漢𡗗爾圭瓚𡗗之本字也。毛傳云：𡗗，賜也，𡗗本字無賜義，凡匱賜之字皆从貝，以是知之，大克鼎云：錫𡗗無彊，叔向殷云：降余多福繁𡗗，此假𡗗爲𡗗也。說文云：𡗗，家福也，錫𡗗無彊，卽錫福無彊也，降余多福繁𡗗，繁𡗗卽多福也。詩假𡗗爲𡗗，大克鼎假𡗗爲𡗗，正互相假也。

𡗗季𡗗公𡗗王之稱，𡗗皆諡也，經傳字多作𡗗，春秋魯僖公左公穀三傳皆作𡗗，史記則作𡗗，蓋𡗗爲古文，而𡗗爲後人所改之字，知史記猶多存古文矣。